

NICK SHADOW

[英] 尼克·萨德

THE MIDNIGHT LIBRARY

午夜图书馆

时尚娃娃



广州出版社

午夜 图书馆

THE MIDNIGHT LIBRARY

时 尚 娃 娃

叙述者：肖恩·赫特森
翻 译：周 淳



广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时尚娃娃 / (英)肖恩·赫特森著;周淳译. —广州:广州出版社,2008.12
(午夜图书馆)

ISBN 978-7-80731-803-3

I .时… II .①肖… ②周… III .儿童文学—故事—英国—现代 IV .I561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79324 号

Blind Witness

Text copyright © 2007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2007 David McDougall

Created by Working Partners Limited, London W6 0QT

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in 2007 by Hodder Children's Books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09 Dolphin Media Co., Ltd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经英国 Hodder 出版社授予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,
由广州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。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图字 17-2007-017

时尚娃娃

[英]肖恩·赫特森 / 著 周 淳 / 译

责任编辑 / 易 文 许 莹

美术编辑 / 安 红 装帧设计 / 黄 淳

出版发行 / 广州出版社

经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/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 / 889×1194 1/32 23.875 印张

版次 / 200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/ ISBN 978-7-80731-803-3

定价 / 60.00 元(全六册)

策划 /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网址 / www.dolphinmedia.cn 邮箱 / dolphinmedia@vip.163.com

咨询热线 / 027-87398305 销售热线: 027-87396822

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 / 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王清博士

邮箱 / wangq007_65@sina.com



前 言

亲爱的孩子，我叫尼克·萨德

你可以叫我影子先生

我有一个可爱的家，那是个神秘国度

我在那里游来荡去，无拘无束

并且

我还将在从各地收集来的恐怖故事存放在那里

你想知道它在哪里

想从书架上取下那些恐怖故事吗

如果你答应保守秘密

我愿带你前往

请把这本书带回家

这就是通往

午 夜 图 书 馆

的 秘 密 通 道

上 路 吧，孩 子

好 孩 子 是 不 会 害 怕 的



时尚娃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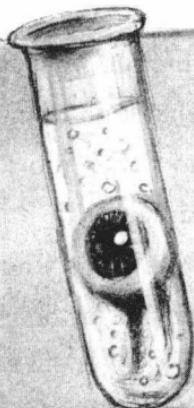
梦魔真相 / 001

活人蜡像馆 / 046

时尚娃娃 / 077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.com

梦魇真相



妈妈不在，吃早饭的时间也不一样了。

利亚姆·韦布在厨房里，坐在桌旁吃早餐。

他看着对面墙上的钟，发现已经快八点了。

以往妈妈在家，她会开始唠叨，叫他抓紧时间吃，提醒他家庭作业。她喜欢打开收音机，听到最喜欢的曲子就跟着唱。每次听到妈妈唱歌，利亚姆总是会笑起来。妈妈的歌声是最好的心灵调节剂。

但今天早晨他笑不起来。一个月前妈妈离开了。

她走后，他觉得自己的整个生活全都改变了，有时他想念她的时候，感觉心都被扯痛了。

他听见楼梯上足球滚动的声音。

“早上好，利亚姆。”

爸爸走进来，去拿工作台上的咖啡壶。爸爸是个大个子。六英尺高，体格强壮，两只前臂上都满是纹身，头发剪得很短。在街上看见这样的人，你只想远远地避开。

“你好，爸爸。”利亚姆低头吃着乏味的早餐。

“睡得不错？”爸爸问。

“是的，谢谢。”利亚姆仍然低着头。

他吃完早饭，把碗送到洗碗机里。

“急着要走？”他把两片面包放进烤箱时，爸爸问道。他把身子探过长餐桌，逼迫利亚姆跟他对视。

利亚姆瞟了爸爸一眼，迅速地移开了目光。妈妈丢下了他们父子俩，而他们连怎样相互交谈都不知道。

“我得把这个准备好带到学校去。”利亚姆一心只想着快走。

“还有四十分钟呢，不会迟到的。干嘛那么急？”爸爸问道：“我像你这么大时，从来不想去上学。”

“我有事情得办。”利亚姆结结巴巴地说，迅速地向厨房门口走去。

“什么样的事？”爸爸厉声问道，给自己倒了点咖啡。

“爸爸，我只是需要做好准备，没别的，”利亚姆不肯让步，“我得早点去学校，把一项作业做完。”

爸爸摇头，继续呷他的咖啡。

“我在家时，你好像总是急切地要离开。”爸爸声音低沉，潜藏着咆哮。

利亚姆没有回答。

对他说实话吧，利亚姆在心里盘算。告诉他你受不了和他待在一起。

但他知道自己不敢。他很害怕爸爸听了以后的反应。妈妈如今已不在家，再也没有人来平息他的怒火了……

“我知道你为了你妈出走的事责怪我。”他爸突然说道。利亚姆在门口停住了脚步，缓缓地转过身来，“我没有那样说。”

“你没必要说！”爸爸嚷道，“砰”地把咖啡杯放桌上一放。利亚姆禁不住跳了起来。

“我要去学校了，”利亚姆说道，转过身去，“再见。”
身后一片沉默。

利亚姆匆忙走进门厅，一把抓过书包，走出了前门。他随手带上门，背靠在门上，停顿了片刻。他长长地舒出一口气，然后快步向大街走去。

利亚姆真的盼望去上学，那样可以不待在家里。走到俯瞰圣卢克学校的小山顶上时，他开始奔跑，飞快地冲下陡坡，一颗心欢快地跳动着。

“别着急，你不到，学校不会上课。”喊叫声吓了利亚姆一跳，他急速地瞥了身后一眼。

隔着马路他看见两个男生正从山上面赶下来。

他的心沉了下去。

韦斯利·布朗和乔希·克莱门斯。

这是两个大坏蛋！韦斯利一头红发，脾气很坏。乔希矮小粗壮，是他的帮凶。

“你总是跑步上学么，利亚姆？”韦斯利问道，这时他们正慢悠悠地穿过马路来截住他。

“你放学后可以去那些俱乐部锻炼，”乔希附和道，“那样你上学就可以跑得更快了。”

两个男生大笑。

“过去你妈经常赶你去上学吗？”韦斯利仍然咧开嘴笑着。

“不关你们的事！”利亚姆愤恨说。他无法忍受韦斯利这样的人说他妈妈。

“哈哈，对不起。”韦斯利冷嘲热讽地说，“你不会想哭了吧？”

“要我哭还早着呢。”利亚姆厉声说道。他一边继续下山，一边拉开大步，希望把那两个男生甩在后面。但没有用，他们不肯放过他。

“如果他们把学校关了，你会不会哭？”乔希问道，“那样你就没地方可去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一个朋

友也没有，是不是？”

“放过他吧，乔希。”韦斯利咧嘴笑道，“他正忙着集中思想考虑今天放学后干什么呢。”

利亚姆感到心里面怒气正在聚集。他看着那两个男生。学校应该开设一门空手道的课程，他想学学，然后把他们俩摆平。

韦斯利问道：“你放学后准备去科学俱乐部那个地方？”利亚姆点点头。

“哇，”乔希说，假装很激动，“那地方真是有趣……”他停顿了一下，“才怪。”

乔希和韦斯利两人放声大笑。

利亚姆继续往前走，想不理睬两个同行者。

“如果在互联网上搜寻讨厌鬼，”韦斯利吃吃地笑道，“肯定会看到利亚姆的照片。”

“是啊，你在学校待的时间比家里长，”乔希附和道，“这不正常。”

“利亚姆就是不正常。”韦斯利接着说道。

“我喜欢学校，”利亚姆反驳道，“我喜欢学习新知识。”

“哇，你太强了。”两个男生异口同声地说，不约而同地笑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利亚姆庆幸他们并不知道他宁愿在学校不愿在家的真正原因。

“一会儿见，讨厌鬼。”走近学校操场时，韦斯利说道。他在利亚姆胳膊上捶了一下表示道别，晃荡着走开了，乔希则紧随其后。

利亚姆揉揉胳膊，看着他们走开。谢天谢地！他们走了。

学校由一幢红砖楼和环绕着它的一群新白楼构成。利亚姆漫步走过操场，经过三三两两聊天或一大群一起玩闹的同学。不时有人看他一眼，跟他点头打个招呼，但没人过来和利亚姆说话。他走向学校的大门，等待铃声响起。

自从利亚姆的妈妈离开后，他变得有些孤僻了，有点自我封闭。他只是觉得不愿意像以前那样和别人说话。

铃声大作，两位教师推开了大门。他们站在大门两边，像两名安全警卫一样，看着同学们鱼贯而入。利亚姆和同学们一起挤进了大门。

又一天的学校生活开始了。

“好，下课，大家都离开。”

帕克先生向实验室门口的方向挥动着手臂。

利亚姆坐在靠近教室后面的坐位上，一动不动。

他看着教室里的人走空。随着班级里的其他人沿着过道走远，喊叫声和嘘声也渐渐地消失。

帕克先生转向利亚姆。

“‘科学俱乐部’今天取消了，利亚姆，”他向利亚姆的课桌走来，“我告诉过你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帕克先生。但我想知道，我是不是可以留在这儿，继续做我的实验。”利亚姆希望老师说是。他真的不想现在就回家。他不想再发生今天早上那样的事。

“嗯，你要留就留下来吧，”帕克先生说，“但我不能帮你，我有许多考卷要批改。”

“我会像耗子一样安静的。”利亚姆向老师保证。

帕克先生笑了，“人人都会认为你不喜欢回家。”

利亚姆挤出一个笑容，“那我可以留下来了？”

“你一个人在实验室。我也在这儿，批改考卷。”
帕克先生说，“接触盛酸液的瓶子时，要戴好护目镜和手套。”

利亚姆点点头，笑笑。帕克先生则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。

利亚姆的老师把一只手伸进裤子口袋，掏出一把小小的银色钥匙，递给利亚姆。

“这把钥匙是开酸液橱子的。”帕克先生说完，从一堆练习本里抽出一本。

利亚姆拿起那把银色的钥匙，然后向那只装满塑料护目镜和乳胶防护手套的大纸板箱走去。

利亚姆找到一副手套，戴上试试大小。他开始试护目镜，找一副大小适合他的。

砰！实验室窗户上的一声响使他蓦地转过身去。

透过科学实验室的宽大玻璃窗，利亚姆的两个同班同学在冲他做鬼脸。

“讨厌鬼！”其中一个喊道，然后，两人大笑着跑开了。

利亚姆摇摇头，看了看老师。帕克先生仍在埋头工作。利亚姆回过头来，继续在护目镜纸箱里搜寻。

第一副太小，第二副太大，最后他找到了一副正合适的，又沮丧地发现，起固定作用的带子断了。

“为什么大家用东西不能当心点？因为这不是他们的吗？”利亚姆急躁地独自咕哝道。

利亚姆挑了副大点的。戴起来不够紧，可总比什么也不戴的好。

他把护目镜放在离得最近的一张操作台上，向酸液橱子走去。他打开挂锁，开了橱门。

里面整整齐齐放着一排排玻璃瓶，瓶子上盖着玻璃瓶塞，贴着红色的、带有骷髅图形的标签。

盐酸。硫酸。硝酸。

那些瓶子看上去干干净净，很难想像那些清澈的液体能置人于死地。

利亚姆找了一瓶盐酸，把它放在长凳上，紧靠着

一排插在木架子上的试管。

“你那边一切都好吧？”帕克先生喊道。

“很好，谢谢老师。”利亚姆答道。

外面，第一滴雨溅落在能够看见学校运动场的大玻璃窗上。

他戴上护目镜，可它却老滑下鼻梁。他伸手拿住盐酸瓶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搬回到操作台上。然后，他回到橱子那里，又拿了一瓶硫酸和一瓶浓硝酸。

他拔下了硝酸瓶的玻璃塞。一小滴硝酸从塞子上滴下来。

它在空中停留了一秒钟，像一滴致命的眼泪。然后，它掉落在地板上。

利亚姆眼睁睁地看着那滴硝酸落在操作台旁边的橡胶地板上。

它轻而易举地啃噬透橡胶，在地板上烧出一个小洞。一小缕烟气升了上来。

硝酸造成的损害吓得利亚姆往后一跳。

“啊！”他叫了一声。

“你没事吧，利亚姆？”帕克先生抬起头，问道。

“没事，老师。”利亚姆急忙用脚踩住地板烧坏的地方。

帕克先生伸出大拇指致意，然后又埋头工作起来。

利亚姆把塞子塞回瓶口。

好厉害的东西，他心想。他小心翼翼地把浓硝酸挨着别的瓶子放下。他顶一下鼻梁上的护目镜，它又自动滑了下来，利亚姆叹一口气。他想把它扣紧些，但无济于事。

“嗨，讨厌鬼。”

利亚姆扭过头去看窗户。

他看见韦斯利·布朗和乔希·克莱门斯站在外面，像看鱼缸里的金鱼一样瞪着他。

“你的样子像一个疯狂的科学家。”乔希大喊着，在柏油地面上拍弹足球。

利亚姆挥手让他们走开，他想继续做实验。

“不，你看上去更像外星人，”韦斯利大笑着说道，“一个外太空来的讨厌鬼。”两人大喊大叫，都想让自己的声音穿透科学实验室的玻璃窗。

利亚姆摇摇头，身子转过来背对着他们，下决心继续工作。他知道，他们在外面站够了会走开的。

会不会？

“再见，讨厌鬼。”韦斯利喊叫。

“变态鬼。”乔希加上一句，两人踢着足球，奔运动场去了。

利亚姆看了他们一会儿，然后摇摇头，从面前的水龙头里放了些水在一只烧杯里，他又倒了些盐酸。他很小心，从橱子里取出来一只试管，插在试管架上，

把盐酸倾倒在试管里。利亚姆伸手从旁边的操作台上取过一张石蕊试纸，把它插入水中，看它改变颜色。

他记下颜色的变化和酸度，然后再取一张石蕊试纸，插进盐酸里。

护目镜滑下鼻梁，他用一根手指把它推上去。

利亚姆转过身，透过窗户看着外面的运动场。

韦斯利和乔希仍然在踢足球，好像忘了天上下着雨。

他们一边用脚踮球，一边愚蠢地向他挥手。

利亚姆咬牙切齿，旋开瓶塞，把瓶子放了下来。
浓酸气味扑鼻而来。这让他想起了他妈妈用来疏通排水管的液体。

他小心翼翼地开始向试管里倾倒这致命的液体，
他清楚得很，这个酸能够在几秒钟内穿透他的乳胶手套。他注视着清澈的液体流入试管。他屏住呼吸，努力让自己的手保持平稳。

小心翼翼。

砰！

很响的一声，砸得窗玻璃直颤。

利亚姆猛地跳起来。他的护目镜从鼻子上滑下来，“啪嗒”一声闷响，掉在操作台上。

那瓶硝酸和试管从他手中飞了出去。

试管粉碎，玻璃和酸液飞溅到空中。

酸液飞溅到他脸上，灼伤了他的眼球。利亚姆听

见实验室里响起一声极度痛苦的惨叫。然后，他意识到那惨叫声是自己发出来的。

他感到好像有人把烧红的针扎进了他的眼睛。

“救命！”他尖叫道，揉着眼睛，想擦掉酸液，也擦去那无法忍受的痛苦。

他什么也看不见，两只手抓挠着近在咫尺的水龙头，但摸不到它。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方向感。眼睛里那灼热的、针扎一样的刺痛迫使他跪下来，把脑袋对着冰凉的橡胶地板砰砰地撞。

白光在他的眼睑后燃烧着，随后渐渐地黯淡下去，成为令人窒息的黑暗。

利亚姆迷迷糊糊地意识到老师的大叫声，他的身体被翻过来，紧贴着眼睛的手被拽开。利亚姆最后喘了一口气，身体瘫软在老师的臂弯里，失去了知觉。

利亚姆醒来时一片黑暗。

他想睁开眼睛，但有什么东西压住了他的眼睛。他抬起一只颤抖的手，小心翼翼地去摸自己的脸。他的眼睛上蒙着一层层的纱布。

“不！”利亚姆记起来了。记起足球砰的一声砸在窗上，记起玻璃瓶脱手，烤焦了一样的疼痛，然后……一片空白。

“我在哪儿？”他大声说道。